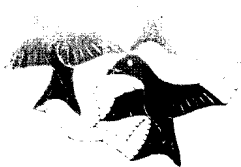


猫头鹰学术译丛

全球资本主义的终结： 新的历史蓝图

海因兹·迪德里齐 恩里克·达塞尔
雷蒙多·佛朗哥 阿尔诺·彼特
卡尔斯登·斯塔梅尔 乌戈·塞梅尔曼 著

徐文渊 译



“猫头鹰学术译丛”总序

与大多数以西方经典和当代理论为主的译丛不同,“猫头鹰学术译丛”收录的著作主要涉及有关边缘区域的社会政治、灾难历史和各种发展的可能性。在过去二十年中,南亚、南美、非洲和其他边缘地区,几乎在主流的思想视野中消失了,若干讨论集中在全球化问题、西方的挑战和东方的回应问题、欧美的模式和中国的选择问题,以及为数不多的有关东欧和东南亚的经验等等方面。也有学者谈论非洲国家、亚洲国家、南美国家的社会生活和发展状况,但数量有限,也很少引起公众和知识分子的注意。至少从知识学的角度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是面向西方的开放,从而我们有关“全球”的知识其实只是关于全球某些中心地区的知识罢了。远的不用说了,就是许多亚洲国家(日本、新加坡、韩国等相对发达国家除外)的情况,我们也所知不多。然而,正如这套译丛所力图展示的,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经验,那里的成就、灾难、痛苦和欢乐是现代世界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任何关心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命运的人,不可能无视这一巨大而丰饶的存在。

但这套丛书收录的也不仅是关于当代世界的边缘区域的历史和社会的研究,它还包括了一些有关西方社会或称发达社会的经

EQ 10/21

验的研究。这是因为边缘化不仅发生在地理空间的意义上,也发生在任何一个社会内部。因此,这些社会的发展进程的另一面、现代化过程的另一面,也需要纳入视野之中。当这些“另一面”成为我们有关全球的知识有机部分的时候,一个更为完整的世界图景、一个更为开阔地看待我们所处的社会的世界视野,也就有可能呈现出来。

早在上个世纪的初叶,当中国知识分子急切地从欧洲的经验中寻找变革的资源的时候,鲁迅和他的同伴们就曾经倡导过翻译和介绍那些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他们把这看作是更为完整的世界图景的一个部分,一个对于中国社会变革、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极为重要的部分。在从事这类翻译和介绍工作的过程中,这些先行者们形成了一种新的国际主义视野,反思地看待在世界范围和中国范围内发生的变化。这个被逐渐淡忘的传统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全球化这个字眼吸引了众多的讨论和关注的时候,这样一种新的国际主义的视野有助于我们对于更为广泛的民主和自由的思考。这是我们编译这套丛书的动力。

汪 晖

2001年7月25日

古巴版前言

海因兹·迪德里齐

本书的古巴版是在本大陆出版的第四个版本。从 1998 年 2 月至 12 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几个不同的版本已在墨西哥、阿根廷、巴西被介绍给读者。

学生和教师、工会人士和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印第安人、妇女、活动分子、小产业主、自由职业者,都参与了《新的历史蓝图》不同版本的出版工作,并如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这个增订版所显示的那样,在众多领域里以他们提出的问题和做出的贡献,扩充并且丰富了它。

尽管它的倡导者们的财力有限,关于建立后资本主义全球社会的倡议还是在公众中得到迅速响应。它表明,伴随体制的三重危机,争取正义和民主的愿望正在日益增长。

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内部,经济、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动荡和混乱形影相随,产生了一股日益增强的爆炸力。面对这股能量将猛烈爆炸的危险——部分出于时机性因素,部分源于结构性因素,地球村的居民们痛苦地寻找未来的出路。为此,当下最紧迫的政治任务是,为所有的人提供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并尽早予以实现。这就是创作《新的历史蓝图》的原因,也是它的精华所在。

1998 年,我们在编辑和传播《新的历史蓝图》方面取得了不同

层次的进展。本著作的原作者们，在一批新的科学家的参与下，继续致力于深化最初的理论答案。

与此同时，1999年扩大了国际对话。根据协议，上半年将举办下列推介活动：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柏林，作为罗莎·卢森堡被害纪念活动（1月9日）的组成部分；在哈瓦那“全球化与发展问题”国际会议（1月18—22日）上；在特古西加尔巴（洪都拉斯首都）举办的“2000免除债务”世界运动（1月25—27日）上；在里约热内卢由工会和大学举办的“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的选择”国际大会（4月12—14日）上；在由工会和大学参加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图书节”（4月30日）上；在马那瓜，将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联合举办推介活动（5月12—15日）。下半年将在巴西（弗洛里亚诺波利斯）、古巴、葡萄牙和西班牙举行类似的活动。

1999年上半年还将出版《新的历史蓝图》的俄文版、德文版和英文版。在有关人士倡导下，在互联网上已经有了两个电子网站，一个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另一个在墨西哥。

我们邀请一切愿意参加未来全球民主社会建设的人士传播这些资料，在学术界展开讨论，加以完善，并为埋葬人类友好相处的主要障碍——资本的文明添一把土。

序

海因兹·迪德里齐

在即将进入新千年之际，人类生活在一个脆弱的社会体制中。这个体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已经陷入穷途末路：跨国资本主义时期的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已跌入财阀政治的衰退阶段。

没有了道德基础，不能满足经济—社会的基本需要，失去了在国家规模上利用已有的科学技术造福人类和改造大自然的能力，全球社会的统治阶层已成为建设更美好世界的主要障碍。

面对日益巨大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生态问题，这些阶层不能为大多数人提供任何发展出路。他们说，未来只有三个可供选择的药方：1.“亚洲虎”式的“专制发展”，即在极端反民主条件下长达半个世纪的、残忍的资本积累；2.以新自由主义闻名于世的世界食息阶级（金融资本）专政；3.托尼·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即产业资本社会民主党式的独裁。在新殖民主义国家内贫困和剥削并存的条件下，这是一条行不通的道路。

这就是权力的主人们所给予的一切，是公众头脑中惟有的东西，因为，一个能够提供另一种生活的、可供选择的建议并不存在。

于是，在为社会大舞台提出可行的方案方面，出现了结构性空白，这就使面对新千年的人民大众陷于无所适从、无所企盼之中。

当未来在人民的概念中混沌一片，当人民忐忑不安和痛不欲生时，将产生两种后果：一方面，阻碍人民眺望未来将取代并高于现存全球资本主义的、可供人类生存的新秩序；另一方面，把群众推向（关于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陷阱，如原教旨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等等。于是，在对建设未来毫无作用的关于现状的意识错乱中，在偶然和零星的起义中，人民建设未来文化的力量和能力消失殆尽。为此，《新的历史蓝图》试图把未来——目前，它被当代的主宰者们占有，并仅仅有益于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的非法利益——夺回来，归还给下层群众。

从这个意义上说，列入本书的文章是关于未来全球社会结构性、民主化重组系列辩论中的一项提案。与当代两大历史蓝图——资产阶级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相比，我们决定把这个具有真正参与民主和非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纲领叫作“新的历史蓝图”。

提出“新的历史蓝图”的必要性，来自前两个蓝图的不完善和实质性的失败，它们未能创造真正民主和社会正义的条件，而这些原是它们的本意。因此，《新的历史蓝图》同样是近二百年来反对阶级社会中反民主的上层，争取个人权利这一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从更广阔的前景看，《新的历史蓝图》是人类共同遭遇的最优秀遗产的继承者。

这里所介绍的著作的新意在于，超越了对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所作预测和批判的水平，转而对重组新社会的最困难问题——经济方面提出具体建议。总的说来，在关于未来的“参与民主社会”的政治和文化问题的讨论中，并不存在巨大的理论上的困难。然而，当涉及建设一个能以公正和适当的方式满足（今天）世界社会六十亿成员基本需要的经济问题时，情况就不一样了。

德国科学家阿尔诺·彼特接受挑战，为一个非商品和非资本主义、能完成上述任务的世界经济模式勾画了轮廓。彼特处置如此复杂工程的才干充分体现在他前期的优秀作品中。他是近四百年

来惟一不以欧洲眼光,即不以欧洲中心论的扭曲观点勾画世界地图的科学家。彼特的世界地图取代了地图学家墨卡托^①在1569年绘制、并自那时以来被全球采用的地图。从墨卡托欧洲中心主义的众多扭曲中可见: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大于印度,尽管后者是前者的三倍大;欧洲几乎与南美一般大,而后者实际比前者约大一倍;英国的面积几乎与马达加斯加相当,而这个非洲岛屿的面积是那个欧洲国家的两倍。

除了纠正欧洲中心主义地图上的扭曲以外,彼特在世界史领域也显示了他的智慧。欧洲中心主义对世界史的扭曲也许比在地图领域更为严重。彼特在《全视野世界史》中,提供了一个新的世界史范本:通过时间的全景展示,消除了欧洲视野下的“四重扭曲”,为世界历史上所有主要文明讨回了公道。

科学家的第三份重要文献称为《彼特笔记》。这是一本以亥姆霍兹^②的一项发现为基础的著作。亥姆霍兹发现了光学频率的汇合点(眼睛看到色彩)和声学频率的汇合点(耳朵听到声音)。通过光谱的色彩,这一革命性的发现解释了八音度、色调和音调的持续时间。这样,不需要事前的理论准备,人们就可以感受音乐语言了。

论文《等值原则:全球经济的基础》是彼特提供的第四篇范文。等值经济原则将取代当前居统治地位的国家市场经济理论。与从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到马克思、乔姆斯基^③都持有的观点一致,彼特认为: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引向人剥削人、社会财富集中和个性疯狂。他认为,这不是“经济”,即通过改造大自然满足人类的基本

① 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1512—1594),16世纪杰出地图学家,投影地图的发明者。(本书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所加。)

② 亥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1821—1894),19世纪发现能量守恒定律的科学家。

③ 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美国语言学家、作家、政治活动家。

需要,而是亚里士多德称之为“金钱经济”的东西:把经济从一种服务于社会(城邦)的子体系,蜕变为以牺牲大多数人为代价、牟取利润的机器。

对于全球经济来说,支配各国市场经济并导致大部分战争的金钱经济原则是行不通的,它将被等值原则、生产和分配的民主计划原则所取代。随着市场被理论上的客观价值和等值原则、技术上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经济所取代,世界居民和平共处的物质基础将建立起来。

彼特的论文并不代表一种成熟的理论,而是发现了一个基本理论原则。这一基本理论原则将主导真正民主的未来全球社会。更确切地说,当参与民主主宰整个世界体系时,那个社会将进入先进阶段。作者对此提出了一个合乎逻辑的诠释。

为此,对连接现状和彼特所讨论的先进阶段之间的过渡时期进行一些思考,是十分必要的。论文《迈向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就是为此而作的,它在先进的自然科学认识论的帮助下,简要地分析了进化与革命、混合经济与民主等问题。

这是由哈瓦那的控制论、数学和物理学研究所所长雷蒙多·佛朗哥博士撰写的一篇论文。它的第一部分以通俗的语言列出了一张问题清单,第二部分则以专业的语言,讨论“民主”的可能性及其所受的客观制约。

当把民主视为一种人类复杂活力体系而加以论述时,最先进的科学告诉我们,无论是所有的国家社会(全球社会)里令人眼花缭乱的變化,还是经济学领域里的客观认识(科学),都需要信息流,需要符合参与民主模式的、透明和迅速的广泛参与。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运动的复杂性使政治共处的某些僵硬方式失去功能,没有了促使体制进化的能力。

我的论文《新的历史蓝图的理论和实践 绪论》试图指出在彼特的论文中涉及的近代社会(1776—1789年)民主化计划的一系

列地点,讨论实现新蓝图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并就其主要内容提出一些思考。这篇论文在许多方面同关于过渡问题的论文中提出的论据有关,因此,适于把两篇论文合起来讨论。

根据投入—产出货币表,卡尔斯登·斯塔梅尔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中五十八个生产部门 1990 年的劳动价值做了估算。这是对本建议(指《新的历史蓝图》)操作—计算实践的可行性做出的一个重大贡献。作者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统计局投入—产出、价值和相关体系分析部主任。此外,他对劳动和生产的概念,如国家提供的服务、折旧、根据具体价值区分的劳动时间的测算等,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贡献。

阿根廷哲学家恩里克·达塞尔的文章《道德观当前面临的挑战:制止生活遭到破坏的进程》和智利社会学家乌戈·塞梅尔曼的文章《平凡创造历史》,在余下的两个方面对完成《新的历史蓝图》做出了贡献:道德观在战胜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在许多不同领域——的指引作用,如何使袖手旁观的居民转变为自觉掌握自身命运的人。

为了把我们的建议转化为“全球社会民主化宣言”,使它能指导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受害者,并把一切不愿参与(现有的那种)没有道德基础的计划的人们也联合起来,需要妇女、男子、知识分子、劳动者、农民、被抛弃者、印第安人、诚实的基督徒,以及一切愿意参加这一伟大任务——建设一个更公正、更民主的世界社会——的人们作出集体努力。愿本书能对实现此目标做出贡献。

目 录

古巴版前言	海因兹·迪德里齐(1)
序	海因兹·迪德里齐(1)
等值原则:全球经济的基础	阿尔诺·彼特(1)
访谈录	海因兹·迪德里齐、阿尔诺·彼特(37)
迈向后资本主义社会的	
过渡阶段	雷蒙多·佛朗哥、海因兹·迪德里齐(48)
新的历史蓝图的理论和实践 绪论	海因兹·迪德里齐(71)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中五十八个生产部门	
劳动价值的估算	卡尔斯登·斯塔梅尔(101)
道德观当前面临的挑战:制止生活遭到	
破坏的进程	恩里克·达塞尔(128)
平凡创造历史	乌戈·塞梅尔曼(137)

等值原则：全球经济的基础

阿尔诺·彼特

内 容 提 要

经济史的开端·人类生产自需的食品·人类固定住所·从交换过渡到交易·固定职业的产生·民族经济的发端·服务行业进入生活·一切物品和价值都可以购买·贸易带来战争和盗窃·世界上每天有四万人饿毙·每三人中有一人失业·投机充斥货币流通过程·贫困和财富无限生长·世界市场的价格成为剥削的杠杆·工业品的价值被过分高估·民族经济时代的终结·市场经济以民族经济告终·非等值经济的原则·全球经济超越民族经济·民族经济的一种出路·“非等值经济”图解·“等值经济”图解·图解的描述·投入与产出之间的等值·市场经济是如何形成的·致富不是经济的组成部分·牟利的欲望消灭需求的满足·天然自信和个人主义·天然需求和贪得无厌·战争的起源·等值经济原则·贫困和富足相辅相成·一切民族国家掠夺成性的基本行为·公众利益禁止发财致富·作为一种封闭流程的经济·作为一种独立现象的经济·作为一门自主科学的经济学·自我负责但与国家融为一体的经济·经济是历史的基础·经济的盟主地位·致富是经济的惟一动力·公众意识和友爱的

末日·作为一种希望的等值经济·等值原则只能在全球层次上实现·缺乏价值的绝对尺度·传统经济创造了劳动价值理论·等值原则的历史地位·非等值经济分割劳动价值·价格不由劳动价值决定·价格相同不表明价值相同·口头承认等值原则没有任何价值·劳动是价值的成因和衡量的尺度·价值的尺度是不变的·奴隶制和雇佣劳动是逐渐区分的·生产手段是累积的劳动·利润与劳动价值论是相容的·“生存工资”模糊劳动价值论·价值尺度必须是绝对的、客观的·劳动要求得到完整的报酬·等值原则与价值理论的结合·剩余价值理论与劳动价值论·历史驳斥有关未来的观念·历史上所有的传统观点都是欧洲中心主义的·重新定义历史分期·历史不是历史事件的堆积·历史也不是众多文化的共存·没有自然规律基础的历史发展·历史是各发展进程的集合体·分裂是没落的表现·是社会改革还是共产主义·强加于市场经济的主导型经济·共产主义没有孕育出等值经济·减少但没有消灭剥削·劳动时间是衡量工资的尺度·简单劳动与差异劳动·工资问题是价值理论的基本问题·经典作家的价值理论不是结论·恢复等值经济·工资只应由劳动时间决定·与劳动时间相适应的报酬·等值原则要求以劳动时间计算的工资·企业家的活动也要以劳动时间计算·土地和不动产是公共财产·计算机根据需要控制生产·工业产品与天然产品的价格关系·全世界人民的权利平等·工业化是全世界人民的工作·世界工业化是可以避免的·向等值原则靠拢·(生态)保护的本能反对致富欲·等值经济能够逐步达到·立刻战胜饥饿和贫困是可能的·贸易、战争和盗窃的终结

如同当今世界任何其他现象一样,经济只能是其自身演变的结果。它建立在所有前辈们劳动的基础之上,并必然是后辈们生存的基础。因此,同技术、政治、法权、道德、科学和艺术一样,经济

以多种方式与它的历史进程相联系,受其影响并由其创造。由此,人类进化的每个阶段都与一种特定的经济相对应。为了回答诸如我们今天的经济是否组织得合理、当今大量经济理论及其实践是否顺应当今时代等问题,我们必须从经济这一特殊角度来审视人类的发展。

如果我们认为,经济是一切从事满足基本需求的活动和机构的综合,我们的经济则起源于八十万年前。头一批原始工具被制造出来之时。在那时之前,人类同与其共处的自然界的野兽没有区别,而那时以后,人类开始改造所遇到的物品和原料,使其成为于己有用的东西,以劳动改造自然开创了经济的历史。观察的才能、体力和手工技能使人类很快拥有了有序的活动。现有的考古成果表明,那个遥远时期的经济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自身生存的需要。

随着工具的完善,出现了家庭内部、部落内部最初的分工。除了刀子、绞具、镞子、缝衣针,又有了鱼钩、长矛、渔叉、弓和箭。男人成为了猎人,女人收集浆果、果仁、块茎和水果,并照顾幼儿。这一家庭内部分工的阶段起始于约八万年前,那时人们开始制作皮衣,为在严酷的天气中保护自己迈出了最初的步伐。

大约一万二千年以前,驯养牲畜和农业的发明开创了经济史的一个新阶段。人类开始生产自己的食品,从而对大自然有了更大的独立性。这时,人类已不仅仅依赖自然的施与。他们播种所需果实的种子:大麦、小麦、豌豆、扁豆,等等。他们的食品的丰歉程度,已不再如以往那样日日变迁,而扩大为随收获期而变了。生存变得更有保障。为保存储备和为自己,人们修建茅屋和房舍,过上了定居生活。同类之间的关系更加稳固。他们用多余的食品同他人交换诸如火石、红铜、青铜、土制器皿等其他产品。村落出现了。他们的经济活动集中在满足家庭和部落的生活必需品上面。工具和武器为个人所有,土地是公共财产。产品的交换仍限于在

生产者之间进行。

有保障的食品和固定村落的出现使人口得以增加。生产和消费多样化了。人们开始希望得到更远处的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开始进行远距离的交换。这就有了运输、仓储和分配被交换产品的必要性。从事这些行当的,是那些因驯养业的出现而使狩猎活动失去意义的猎人。作为生产者的代理人,他们把产品带给消费者,换取其他产品,并把它们交还给生产者。在这之后,他们改为自己出钱向生产者购买产品,然后交给消费者,从而得到比提供运输、仓储和分配等劳务更多的收益。与此同时,他们承担了因商品变质、被窃或长久等待买主而带来的风险。在只有很少的公社进步到专事农业和畜牧业的情况下,从交换到交易的这种转变开始于约七千年前。与此同时,出现了武士职业。他们的任务是征服和掳掠其他部落,保护亲戚和本部落的给养免遭其他部落的征服和掳掠。有证据表明,在此之前,当发生部落间的争斗和掳掠时,相关部落的男人都得参加战斗。职业武士如同商人一样,是不参加任何生产活动的。这些职业是在最初的村落扩大为城市和城邦时才出现的。

五千多年前,这个由贸易和战争缔造的新的经济秩序已经在如此大的居民群中确立,以致我们可以说,这是新的“民族经济”时代的起源,它慢慢地把“方土经济”抛到了一边。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把“民族”看作是一个以其特有的方式和专有的方向历史地成长起来的国家实体。这样,我们就把所有超越了地方性自给自足范围的集体都包括了进来。从五千年前城邦形成到今天,这些集体就以其特性和结构持续存在着。

约公元前三千年,当尼罗河流域、幼发拉底—底格里斯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红河流域集结了更多的人群,以征服河流、利用水资源时,开始了这一“民族经济”的新时代。通过修筑堤坝和开凿运河,人们把贫瘠的土地改造成肥沃的田野和花园。在这种集

体劳动的基础上,产生了相互依存和集体力量的观念。人们懂得了只有依靠坚定的义务才能完成艰巨的任务,个人的长期生存只能通过持久的活动才能得到保障。为此,为了在有组织的集体中获得更大的保障,人们放弃了天赐的自由。日益增长的劳动分工改善了产品的质量,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新的职业诞生了。人们给所有的物品及其制造者命名。杠杆和轮子使力量倍增。商品交换和贸易导致定期的流通。人们建造了坚固的航船。人类的行为实现了从本能向理智的转换,进入了这一进程的最后阶段。冶金业的出现为加工技术开辟了道路。书写术使人类经验成为可传播、可积累,并可继承的东西。历史变为可以留传的,人的创作可以不朽。贸易和土地的私人占有导致一部分人奴役另一部分人。秩序和主仆关系取代了人们之间原有的自由、平等和互助友爱的关系。国家作为人类社会秩序的稳定因素出现了。人类社会变得愈来愈相互仇视,国家内部是权力和压迫,外部是战争、掠夺和征服,以及部落和人民相互之间的剥削。有组织的军事活动和经济活动取代了人类社会的自然增长。贫富分化现象出现了。一切物品和财产的可交易性使人丧失了完整的人性:前进道路上的每一个胜利意味着另一方的失败。人类的巨大创造的时代同时也是它自身最为屈辱的时代。

今天,在此公元第二个千年即将告终,第三个千年即将来临之际,回顾我们已经走过的五千年历程,我们发现,通过国家、帝国、王朝、宗教、社会制度的一切变迁,时间拥有共同的基本特征:占有财富和权力的欲望在把社会从“方土经济”带入“民族经济”的同时,也带来了贸易、战争和掠夺。从“方土经济”到“民族经济”的这一过渡,在少数文明发达的大河流域起始于五千年前,在欧洲南部起始于仅约三千年前,欧洲北部一千五百年前,欧洲以外的大部分国家则起始于五百年前当欧洲列强殖民占领之时,最后是那些最偏僻的部落和村镇,它们仅仅在一百年或五十年前才开始了沙

过渡。在整个“民族经济”时代存在“方土经济”的孤岛，在一个由统治民族组织起来的全球市场经济中，包涵着所有的家庭、种族、民族和国家。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现实。

民族经济结出了良好的果实吗？它能够成为当前我们面临的全球经济的基础吗？

行将结束的这个世界给我们带来了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科技成果。规模生产给许多人提供产品。以前，这些产品只能为数不多的人所享用。交通和通讯缩短了人们之间的距离。如果说一百年前需要由四个农民养活一个城市居民的话，现在，机械化、种植业和化工产品可以让一个农民养活二十五个人。尽管如此，稀缺现象、饥馑和贫困在地球上随处可见。十亿人享受了繁荣（其中的十分之一享受着富足），三十亿人陷于贫困之中，十亿多人忍饥挨饿。1945年以来六亿人死于饥饿，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十倍。在我们的粮库溢满，欧洲国家为使肥沃的土地休耕而发放补贴时，全世界每天有四万儿童夭折。富国也有贫困现象：在十二个欧盟国家里，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十四的四千四百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在美国，贫困人口占白人总数的百分之十，占黑人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一。也是在那里，富人愈来愈富。确切地说，在美国，在最近十年里，百分之二十的富人的收入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同期百分之二十最贫困人口的收入下降了百分之十四。这表明，工业化国家里的两极分化正以同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一样的速度进行着。

全世界都紧迫需要各种各样的产品和服务。尽管如此，西欧有三千五百万失业者，全世界的失业人口达八点二亿，几乎为世界劳动力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全球日益集中的流动资本并没有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物质价值，它已经不是用来创造利润，而只是为了收取利息。最近六年，流动资本的总量翻了一番。现在，全世界每天有1万多亿美元之巨的资金易主，但因国际贸易而易主的只